



碧涛松风(国画) 郭峰

## 随笔

那是1985年的夏天，我刚刚毕业分配到机关里。机关里有几十位新生的学生，大家都是单身，一到晚上便齐聚到一楼的值班室里，下象棋、看电视、读报纸、打扑克，各取所好。

这中间，常常有一位50多岁的人，或指点着青年人一两步妙棋，或看电视，或读报，或独处一隅，亦或默默地注视着这些无拘无束的年轻人，默默地打发着时光。后来我知道他是能源办的一个老干部，单身一人在这个大院里工作了很多年了。他满脸皱纹，像久经风雨的老榆树皮。个子不高，有点儿驼背，瘦瘦的，像个农民老大爷。衣着总是很随便，头发也很凌乱，胡子拉碴的，大家都没有那种对长者的尊敬，一口一个老陈地开他的玩笑。有时，搞得他很难堪，很狼狈，但他也不怨怒，只是漠然地笑笑就罢了。

机关大院里的老干部很多，但大家在家属院里有自己成套的单元房，只有老陈几十年一贯制，一直住在机关最里面的一片红瓦房里。那是青年单身们的住地，老陈自然也成了这个区域里的调味品。见了面，张口老陈，闭口老陈，玩笑戏谑，不

## 人生苍茫

鲁先圣

当回事儿。

有时，我也见到机关里一些与老陈同龄的人也开他玩笑，而老陈依然像对付年轻人一样一笑置之。

一天傍晚，我吃过晚饭散步到老陈的门口。门没有关，老陈正独自在那张小方桌吃着饭。一种好奇心促使我走进了他的门。尽管，我分明感觉到了老陈并不欢迎我，但也许是平时与老陈玩笑开得多了，就没有那种世俗的礼貌。我坐在他那零乱不整的床沿上。唯一的家具是一张三屉桌，其他全是纸箱子，整整一排，足有20多个。

老陈依然吃着他的饭，似乎我并不存在。我也不客气，很随便地翻他的东西。桌上有一本老式相册，我愣住了，一页页几乎全是海军军舰和海军军官的合影照片。更多的是一位海军军官站在军舰上乘风破浪的英姿。还有几张照片，是那位海军军官与一位漂亮小姐的合影。“老陈，这个军官是谁？”我问。良久，老陈说：“在我这里放着，还能有谁？”照片都已泛黄。我仔细辨认，尽管岁月的沧桑几乎使老陈变了一个人，但老陈的脸上依然还是

那海军军官的影子。

那一天，我在老陈的家里坐了四个小时。老陈曾是一个舰队的中校舰长，那时他只有34岁。“文革”初年，他被发配到这个并不是他故乡的地方，在10个乡镇工作过，后来被调到这个大院里。在朦胧的灯光中，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岁月的沧桑和人生的离奇。从那以后，我见到老陈不再开玩笑，表情也唯有往日的自如与轻松。

我们对于身边一个个普通的人，对于这个世界，对于茫茫人间，能了解多少呢？人生苍茫，一个看起来十分落魄的人，我们却不知道他的人生曾经这样鲜亮过！每个人都有过他的辉煌与荣耀，只不过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了。我们更多地关注着自身，从自身去品评他人，也正因为这样才使我们轻易地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人们。

也许，我们现在正有着鲜亮的人生，可是，我们能够保证自己的人生永远鲜亮下去吗？也许，我们的人生正陷入落魄的逆境中，可是，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想，也许过不了多久，我们也有鲜亮的机会。

## 乡色旧事

## 周固寺

唱野

周固寺，位于荥阳市城关镇瓦窑坡周固村东200米，距郑州城区20公里，距荥阳城区8公里，西南与峡窝五云山相依，西北与周固寺龙山文化遗址相邻，往北分别与柏庙村圣母庙、北周村龙泉寺相望，四周多峭壁、悬崖、沟壑、杂木，占地5亩余，佛、道共存，山风为伍。

据《汜水县志》记载，周固寺始建年代无法考证，北齐天保四年(553年)已有造像碑，至后，寺院屡毁屡建。有学者说，寺院在西周时期就有了，由此看来，寺院至少有1600年历史。

“文革”后，幸存药师殿(实为钟楼)、财神殿(实为鼓楼)、始祖殿(实为东配殿)、大雄宝殿(实为前殿)和后殿，计房11间，殿内梁架上有着墨书“康熙三十三年”(1694年)字样。另存古碑三通，一为明正德十三年(1518年)所立《汜水县周固寺重修记》碑，二为清雍正十三年(1735年)所立《增修周固寺记》碑，二碑字迹多处模糊不清。

千百年来，这里因木鱼声声、经声朗朗而香火不断，更因达摩、慧可、释永信等高僧留下足迹而声名大噪。

如今，周固寺喜气盈门：1987年5月6日，荥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文物保护单位；1989年，划定了保护范围，以大雄宝殿西南墙角为基点，向南、北各33米、36米，向东、西各21米、7.5米；2004年，对保护范围又做了进一步调整，自保护范围北边线向北延伸14米，东边线向东延伸19米；诸殿堂五彩斑斓、古香四溢；八方游客欢天喜地，纷至沓来；2013年国庆节期间，全国各地60多位名僧来这里传经，并为“中国梦”上香祈福，郑州市豫剧团、少林武僧团、开封刺绣厂等文化艺术部门也为该福地、净土献艺助兴。

## 掌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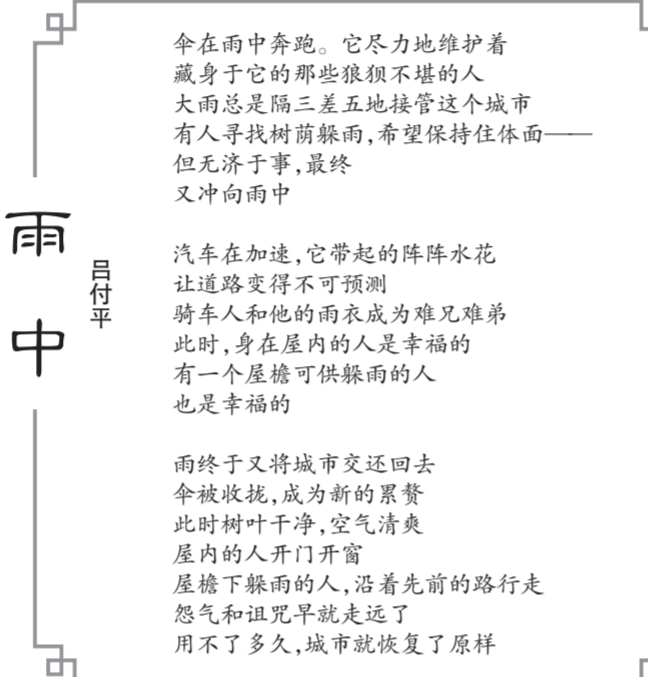
## “五湖四海”指何处

王道清

人们说话或写文章，经常提到“五湖四海”，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？

汉代的刘向在《说苑·辨物》中说：“八荒之内有九州。”据颜古解释：“八荒，乃八方荒忽极远之地也。”那么，四海呢？《尔雅·释地》说：“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谓之‘四海’。”也有人认为“九州”确被四海环绕。而《礼记·祭义》具体提到了“东海”、“西海”、“南海”、“北海”。但是没明确海域。宋代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说：“四海一也”。他的划分法与今天的海域划分有相似的地方。“五湖”的说法也很多。《水经注·泗水》认为“五湖乃长荡湖、太湖、射湖、贵湖、滬湖”。而唐代司马贞认为“具湖(即太湖)、洮湖、彭蠡、青海(湖)、洞庭湖”称为“五湖”。五湖涉及的范围很广。近代一般认为“洞庭”、“鄱阳”、“太湖”、“巢湖”、“洪泽湖”为“五湖”。

“五湖四海”泛指四面八方，即全国各地。



## 小说

## 那一声的嘹亮

张艳霞

了。我瞪视过去，他们赶紧就不敢笑了。小男孩磕磕碰碰地唱了好久，把最后一个尾音唱完时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教的音乐课是一周一节。

一周后，我又给他们新教了一首歌，还是先一字一句地教，然后一起唱。合唱完毕，我又点了名，让台下的同学一个一个地唱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小男孩没举手，头低着几乎已是贴到了课桌上。我喊了小男孩的名字，让他唱一遍。听到我的喊声，小男孩的脸涨得通红，很勉强地站起了身，说：“老……老师，我……我不会……”我走过去，说：“为什么不，你上回不是唱得很好吗？”小男孩小声说：“老……老师，他们会笑我。”小男孩说的“他们”，毫无疑问，一定是指的那些同学。我看着他们，说：“你们觉得笑话一个你们的同学，对不对？”这回，同学们没说话，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

下课后，我把小男孩叫到了办公室。小男孩低着头站在我身旁，我说：“你要勇敢一点。我又说，唱歌要流畅，不要急，知道吗？而且，还要嘹亮，回家之后，你可以学学多唱唱。多唱唱，就流畅了。”小男孩低着头，说：“好……好……的。”声音压得很低。

大概是过了两三个月，我再叫小男孩唱歌时，尽管小男孩的声音依然很低，但很奇怪的是，小男孩竟然没有再开口，整首歌很流畅地唱了下来。我看着小男孩，有些惊呆了。那些教室里的其他同学，流露出的也是惊讶的表情。

一个学期悄然而过，度过一个漫长的暑假，新的一个学期又开始了。

我再去教他们时，坐在位子上的小男孩，似乎精神气儿比以前好多了。照例，我教完一首歌，合唱过后，就是找几个小朋友独唱。小男孩举着手，在几个同学唱完过后，我点了他的名字。不知道是小男孩过于兴奋，又或是过于紧张了。小男孩这次唱得并不好，还有过两次停顿。那是口吃的老毛病了。不过，小男孩显得很自然，教室里也没有笑他的同学了。

我和这个学校签的只是一年的合同，合同期满，我就要回大学继续读研。这一年是我的一个课题研究，研究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历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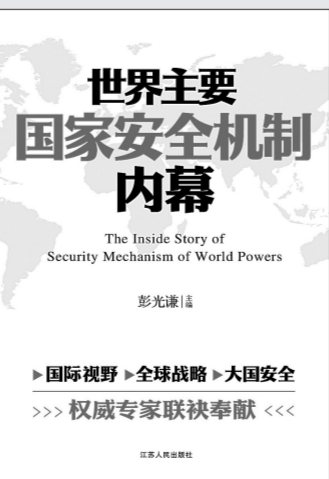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，是我的最后一堂音乐课了。我很认真地教他们，合唱完。照例又是独唱。我看见小男孩把手举得高高的，他是知道最后一堂课的吧。唯一的一次，我第一个点了小男孩的名字。我以为小男孩会很拘谨，有一段日子没找他唱歌了。谁知，小男孩唱得很流畅，就连他的嗓音，也变得嘹亮了许多。我很惊讶地听着，有些震惊，更有些不敢相信。小男孩竟然能唱得那么一板一眼。

歌唱完了，我示意小男孩坐，他竟没坐下来。并且，小男孩朝着我，忽然很用力地鞠了一个躬，很嘹亮的声音：“老师，谢谢您！”

这可能是小男孩第一次这么流畅的说话吧，教室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我突然感动地说不出话来了。

## 连载



防和军事机构。

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安会，实际上是二战后美国军事改革的副产品。写过相关专著的美国学者吉格特提出，美国国安会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一样，属于

重大决策上令下行。他最热衷的手段是减少权力下放，让权责的界限模糊不清。这样一来，他把竞争引入政府，导致操作过程陷入混乱，怨声载道。战争部长史汀生就很不惯罗斯福这一套，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在我服务过的领导者中罗斯福是最差劲的管理者，他既看不准人也无法使人相互协调起来；过去4年来，政府内部管理混乱，根本无法有条不紊地处理问题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”罗斯福甚至公然向内阁成员吹嘘：“我是一个玩抛球的杂技师，从不上左右手臂知道对方在干什么。”

罗斯福领导管理风格的最大受害者，是他的副总统杜鲁门。从1945年1月宣誓就职到4月罗斯福去世，他们俩只正式见过两面。没人告诉杜鲁门有关原子弹和雅尔塔会议的情况，以及罗斯福与其他国家达成的秘密协议。因此，杜鲁门和其他政府官员决定必须做出改变，确保美国不再陷入类似的内部管理危机。杜鲁门积极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管理改革，如建立统一的国

要。有人称它为“运营世界”，“是世界上最有权利的委员会”。

美国对国安会体制有决定性影响

美国“国家安全委员会”不是“国家的”，而是“总统”的，这是该机构与国防部、国务院和情报机构最根本的区别。

美国“国家安全改革项目”智库提出，应将“国家”安全委员会，改名为“总统”安全委员会。这表明，美国国安会是为总统服务的幕僚和参谋机构，总统拥有对它近乎绝对的控制权。总统的个性、施政和管理风格及其与助手们的亲疏关系，决定着国安会的地位及发挥作用的方式。

对国安会体制的首个决定性影响来自罗斯福总统，这个影响是消极的。罗斯福喜欢独自掌控信息，秘密行动，只和一小群顾问商量，还经常以矛盾、模糊的观点和行动迷惑敌人，以巩固对权力的掌控。这一策略也迷惑了不少政府内部的同事。历史学家小阿瑟·施莱辛格说，罗斯福“慎重地组织了，也可以说打乱了他的指挥体系，以保证

## 微闻杂俎

## 柔弱胜刚强

付秀宏

造物之初，仙人掌被点化成最柔弱的东西，娇嫩如水；于仙人的手掌中，稍一碰就失掉了生命。上帝于心不忍，在其晶莹的心之外——加了一套盔甲，坚硬如铁，上面还带有伤人的刺。从此，再也没人能看到仙人掌的心，凡想接近地的生物，都会鲜血淋漓。很久后，一位勇者剑出刀落，仙人掌最终显露出绿色的液滴。经年封闭的仙人掌之心，由于无人了解的寂寞，化成了滴滴泪。

不要小看滴滴之泪，那是心泪，那是水性的东西，一旦惊起，能吞山掠地。所以，每个人的真心，必然是水性的。一个聪明的人，在真心面前必须学会示弱，这样才能成长、明智与深邃，否则会遇到水的报复。

其实，遍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，只有水能从善入流。我们任意践踏水是危险的，为什么不能对水有很多尊敬呢？

老子《道德经》有言：柔弱胜刚强。原因何在？就因为每个人心底，水性的沉静修炼，一旦生有轻盈的油脂羽毛(水的高级形态)，就会有不一样的飞翔高度。

老子的哲学，是水之哲学，水之风云，水之能量，水之变幻。水是清静，无色无味，清明沉着，动中存静。人最高的善行，都具有水般的品性。水是生命的源泉，水也是生命的状态。水能在风云的鼓舞下汹涌，水能在地势落差中飞腾，水更能在漩涡深潭中流转。

当然，水能怒吼，但更多的时候是保持谦逊、韬光养晦。老子的老师常枞，临终时张开嘴问老子：“你看见牙齿了吗？”老子说：“没有啊！”常枞又问：“你看见舌头了吗？”老子说：“看见了”。常枞说：“我年龄这么大了，舌头还在，是因为它柔软。天下事理都在这里了。”

是啊，在人体器官里，牙齿最坚硬，但是易坏，因为太强了；舌头最柔软，但是最不易生病，因为能回环。老子还说，柔软的水却最有力，石头和刀剑都奈何它不得，“水滴石穿”、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，就说明这个道理。坚硬的物什，属于没落的一类，柔软的属于有生命力的一类。譬如，人气血通畅的时候是柔软的；人气血不通的时候是僵直的。“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”，那是因为生命的“水性”与“容性”，渐渐稀少，所以因强而落。细想下去，赫赫总总、世界万物，真是“柔弱胜刚强”。

## 新书架

## 《别在天亮之前离开我》

曹世忠

《别在天亮之前离开我》(凤凰出版社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)是一部获得新浪原创文学大奖的长篇小说爱情小说。

有车有房的袁青，老公是某公司的一个总经理。在大家的眼中，她是一个顺风顺水幸福快乐之人；然而在两个人结婚8周年的前夕，丈夫曙光突然失踪。之后，在痛苦的煎熬等待中，绝望的袁青对她5岁，绰号叫“披头芬”的涂孝军产生了好感，相互的理解体贴中终于摩擦出爱情的火花；就在俩人即将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之际，袁青又发现了涂孝军鲜为人知的身世秘密，她的心顿时陷入惊悸、矛盾、自责、痛苦的漩涡之中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时，失踪百天的丈夫曙光突然归来，方知他的离去竟是因为一场恶劣的“赌局”；原来曙光并未变心，他坚贞不渝，一直深深地爱恋和牵挂着自己的妻子。命运给袁青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面对着现实里的两个男人，她究竟怎样做出怎样的选择？

网络写手赵清丽(笔名心语如兰)，从女性的独特视角观察和描述都市现实生活，擅长用心理描写去刻画人物，文字凝练而纯净；其作品故事性引人入胜，原创作品受到网友们热捧，先后被点击阅读数万次。

的痕迹。从演变角度看，美国现代国安会体制奠基于艾森豪威尔时期，定型于老布什时期。

长期在军事参谋机构和高级领导岗位的任职经历，使艾森豪威尔在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中，战略素养和战略管理经验最为突出。他上任后，很快将当时尚未定型的国安会体制组建为总统的“参谋部”。该体制以艾森豪威尔为圆心，各种协调机构和职能部门根据地位和作用一圈圈展开，政策建议在方方面面汇集到圆心。艾森豪威尔设立总统国安会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职位，负责国安会系统的管理；设立战略规划委员会，负责战略和政策的设计制定；设立行动协调委员会，督导跨组织部门的政策执行；他制定了正规的议事和运行规则。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，这个时期国安会体制的运转效率最高。历史地看，艾森豪威尔时期成为衡量美国国安会体制的某种标准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美国战略界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声音，希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

的制定和执行重返艾森豪威尔时代。